

醒 梦 骈 言

《醒梦骈言》序说

顾 启 音

自柳泉居士蒲松龄呕心沥血创作的《聊斋志异》在清乾隆年间大获流行之后，清代笔记小说的面貌便顿时为之一变。这个考试考了一辈子也没有出人头地的穷教书先生，以其得之先秦的古文笔法、得之魏晋的志怪情趣、得之唐人的传奇意绪，加之他个人对世态人情的烛照洞悉以及或委婉多情或昂扬血性的充沛的人间情怀，使得这部谈狐说鬼、语怪言异的游戏之书，“风行海内，几于家置一编”（清·王敬铸《蒲柳泉先生遗集序》），震撼了有清一代读书人的心灵，成为千古不易的文学巨著。

《聊斋志异》在清代的巨大影响，主要还是波及于士人文学之中，而对于在明清两代蔚为大观的通俗文学来说，其影响力就相对弱了许多，尽管蒲松龄自己就是一个热情的通俗文学爱好者和创作者。从这个意义上说，《醒梦骈言》这部改编《聊斋》故事而成的话本小说集就很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了。

正如读者从目录和篇幅所看到的，《醒梦骈言》仅仅是一部中型的话本小说集，总共只有十二篇短篇小说，当然都能够在《聊斋》中找到相应的故事：

《醒梦骈言》	《聊斋志异》
第一回	卷十一《陈云栖》
第二回	卷二《张诚》
第三回	卷二《阿宝》
第四回	卷十一《大男》
第五回	卷十一《曾友于》
第六回	卷四《姊妹易嫁》

第七回	卷十《珊瑚》
第八回	卷十《仇大娘》
第九回	卷三《连城》
第十回	卷三《小二》
第十一回	卷三《庚娘》
第十二回	卷三《宫梦弼》

我们说《醒梦骈言》是改编《聊斋》故事而成的，但此前学术界的观点却并不一致。孙楷第先生、阿英先生、胡士莹先生等都认为《醒梦骈言》出自《聊斋志异》，而齐如山先生、吴晓铃先生则坚持认为，《聊斋志异》中的相关故事是把《醒梦骈言》从白话改为文言的。

我们知道，《聊斋》的创作花费了蒲松龄大约一生的精力，暮年仍孜孜不倦，最终完成是在康熙五十年左右，其后即以抄本流传。今存有蒲松龄稿本（残存半部）、铸雪斋抄本（以下简称铸本）等。直至乾隆三十一年，赵起杲把当时流传的几种抄本互相校勘，作了一些修改，最终“勘定”，刻成青柯亭本，从此使得《聊斋志异》大获流行。因此，刻本与抄本之间，是存在一些差异的。如果把稿本、刻本和《醒梦骈言》的相关故事作比较，就会发现：凡是稿本与刻本在情节与文字的不同之处，《醒梦骈言》都与刻本一致，而与稿本不同。例如：稿本在开篇介绍故事背景时，写道：“明末齐大乱，妻为北兵掠去。”青本改作：“靖难兵起，齐大乱，妻为兵掠去。”话本第二回的叙述则从青本，写道：“前朝建文年间靖难兵起，民间肝脑涂地，父子夫妻各不相保。”这就说明，《醒梦骈言》是在《聊斋》刻本流行以后，根据刻本改编的，而不是根据稿本或抄本。那么，《醒梦骈言》的出现则只能在乾隆三十一年之后。

那么，谁是《醒梦骈言》的改编者呢？从序和题署来看，“菊畦主人”和“菊畦子”为同一人，即此书的作者。（有些小说目录著录此书作者为“守朴翁”或“蒲崖主人”，是错误的。）“菊畦主人”似与“柳泉居士”相对，可能是作者写书时临时拟出的名号，而并非此人固有习用的字号。

此作者应该是个吴人，因为书中使用了许多吴方言特有的词

汇，如“那孔夫子的头皮也不知道被他牵了多少”（三回），“却不曾听见说做男人的也板杀数只该守着一个婆子到老”（四回），“在纸牌上出豁”（六回），“就像搬场的蚂蚁一般”（九回），“牵头皮”、“板杀数”、“出豁”、“搬场”等都为吴方言的特有词汇；还有如“家主婆”、“做人家”、“事体”等等，此处不再一一举例。

此作者似乎是一个具有一定文字水平的村儒一类的人物。从他对《聊斋》的改编可以看出，他对江南的乡村生活（而非市井生活）非常熟悉了解，对世态民情尤其是农村的家长里短洞若观火。其文字中毫无书呆气息，晓畅平易，且富于民间的幽默，不像一个有较高艺术趣味和文化素养的高雅文士。

总体而言，《聊斋志异》是一部志怪小说集，正如蒲松龄自己所说的“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蒲松龄《聊斋自志》），其中绝大多数是狐鬼怪异故事。它最为人称道的也正是这部分内容。但看起来，这位“菊畦子”似乎与众不同，对亦虚亦幻的谈狐说鬼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关心的是发生在身边的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蒲松龄在《聊斋》着力表现和批判的科举制度的不公和官场腐败的故事也无法激起他的共鸣。菊畦子最为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婚姻爱情、家庭关系、以及为人处世方面的问题。

从《醒梦骈言》十二回的内容来分析，我们可以分成三组主题：

第一组以婚姻爱情为主题，有四回。第一回讲的是秀才与尼姑终成眷属，鼓吹姻缘天定，不可违逆；第三回是从《聊斋》名篇《阿宝》改编而来的，写一个呆秀才倾心至意追求爱情，最终感动了本不爱自己的心上人，说明“人生在世，须要有一副真实的心肠”，好人终有好报；第六回讲的是姐妹易嫁的故事，感慨贵贱穷通，命运弄人；第九回是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加入了入冥、还魂的情节，一秀才得娶二美。与《聊斋》中众多的花妖物怪的爱情故事相比，这一组故事志怪味道比较浅淡，离现实生活更为贴近；同时，它们都被处理成喜剧结局，从中可以体会出改编者的心态。而第三、第九回，在描写中充满了浪漫的情调，相当动人。

第二组是探讨家庭关系的，是菊畦子处理得最为得心应手的

部分,也有四回。第二回和第五回讲述的都是兄弟关系,尤其是最容易产生矛盾的同父异母兄弟间的关系。第二回讲的是前妻之子善待续弦之子,兄弟孝友,合家团圆;第五回则讲嫡出和庶出的兄弟之间争财斗气,酿成悲剧;两两相对,提倡和气兴家。第四回讨论的是妻妾关系。它讲述了一个妻为妾、妾为妻的颠倒故事,提倡妻不妒,妾要贤。第七回讲一个婆婆有好媳妇却恶待、来了恶媳妇却善待的故事,提出了为人父母如何管待儿子媳妇的问题。在这组故事中,菊畦子总是把这些家庭关系放在最激烈的家庭矛盾中来讨论,戏剧性很强,对读者的感化、教育作用也就很明显。

第三组是以如何为人处世为主题的,也有四回。第八回告诫人们、尤其是朋友之间不可起嫉妒之心;第十回要人们明大局、识时务,只有善于谋划、妥为自处,才能逢凶化吉;第十一回告诫人们,是非邪正是大关节,都有报应,不可轻忽;第十二回讲述一个贫富骤变的故事,有钱则趋附、无钱则远离正是人之常情,体会了世态炎凉之后,更要把定自我。

由此看来,对社会问题的热心关注,是《醒梦骈言》的特点之一。菊畦子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也都是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在和平时代矛盾最激烈的、平民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他也总是用命运天定、善恶报应的说法来警示读者,用故事里曲折的人物命运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来感化读者,苦口婆心,真有一副菩萨心肠。

可以看出,菊畦子对于话本小说中的叙事手法是十分熟悉,而且颇为擅长的,所以在改编中,他在基本遵循《聊斋》原作故事框架——甚至在许多细节上也亦步亦趋——的基础上,也着力发挥话本小说的特长,这就必然要对原作的故事情节作一些增添、删除、改动、补充的工作。令人惊奇的是,菊畦子的这些工作做得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这里,我们举出四个例子,以便读者对他的改编有个了解。

增添的例子,即原作没有、新添出的情节。第三回《呆秀才志诚求偶,俏佳人感激许身》中,写男女主人公结婚,小夫妻俩以男主人公的断指一事说笑,表现两人的情意绵绵和俏皮风趣,而且对话也

符合两人的个性，十分精彩。而其原作《聊斋》卷二的《阿宝》中没有这段情节。

删除的例子，即原作有的情节，话本删去了。还是第三回，原作《阿宝》中有一段情节，写男主人公常常被同学捉弄，乡试之前，一起拟出隐僻题目给他，称作必考试题。呆书生信以为真，全力准备。谁知此次考官为避免熟题，偏偏出了生僻的题目，让书生撞上了，考了个第一名。在话本中，只写“同了几位朋友去乡试，高中了第一名解元”一句。话本删除这段情节，是十分合理的，一来书生是与当地大家之女结婚，再遭无端捉弄，于理未合；二来在话本中，书生性情虽呆，但本具才华，有“相如之学”，不须押题，仍能中试；三来冒打误撞，得个乡试第一，是不可能以后中进士、入翰林的。

改动的例子，即原作中的情节，在话本中被改变成另一个内容了。第五回《逞凶焰欺凌柔懦，酿和气感化顽残》，以《聊斋》中的《曾友于》为蓝本。其中有个情节是，一家的同父异母兄弟发生争吵，《聊斋》中写兄长一气之下，刺杀了异母弟弟。而话本则改作兄弟之间争吵打斗，兄一脚踢中弟的阴囊，弟回家后不治而死。兄弟之间，哪怕是同父异母，毕竟还是兄弟，争吵之下，动辄杀人，不尽符合情理。话本把有意谋杀改成误伤致死，更有道理。

补充的例子，即原作中一笔带过，而话本则详细交代。第二回《遭乱世咫尺抛鸾侣，成家庆天涯聚雁行》是以《聊斋》卷二的《张诚》为蓝本的。写张老头有一子，妻被兵掠去，后又娶妻生子。二子孝友，但后妻虐待长子，以致二子皆亡去。后历经多难，其前妻与二子都回家团圆。而后妻的归宿，《聊斋》只“妻亦寻卒”一句交代，显得情节有漏洞。话本则补充道，因为思念自己的儿子，又恨长子，“哭一阵，骂一阵”，想不开，七情伤身，病死了。这段文字添出了其死去的原因和过程，合情合理。

《醒梦骈言》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有心的读者如果把它和《聊斋》对比着阅读，会发现更多有趣的现象。由此可见，菊畦子对《聊斋》的改编，并不是完全被动、消极的，还是很下了一番功夫，新创之处不少。

菊畦子运用平话风格来写话本的能力还不只表现在对故事的处理上，其文笔也是相当不错的。齐如山先生称赞道：“《聊斋》之文，固极精神；而此白话，亦颇不弱，各人神气、情节亦能写得出来。”阿英先生也说它“是一部铺衍得很不坏的平话，文笔简明酣畅”。《醒梦骈言》的文字虽然不像冯梦龙“三言”那样灵动活跃，也不如李渔《无声戏》、《十二楼》那样委婉多姿，而是简净明快，平实自然，显得相当老到。

《醒梦骈言》的版本，目前所见的仅有两种全本。一是今藏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齐如山旧藏本，上有高阳齐氏的藏书印，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古本小说丛刊》收入第五辑。另一种是今藏北京首都图书馆的马隅卿先生为孔德中学图书馆购置的稼史轩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古本小说集成》收入第一辑。比较二本，可以断定，稼史轩本是齐如山藏本的影刻本，而且质量相对较差。所以，此次整理，我们以齐如山藏本为底本，校以稼史轩本，并参照《聊斋志异》的有关章节，增补订正了几处缺误。

1998年8月

目 录

第 一 回	假必正红丝夙系空门 伪妙常白首永随 学士.....	(1)
第 二 回	遭世乱咫尺抛鸾侣 成家庆天涯聚雁行.....	(17)
第 三 回	呆秀才志诚求偶 俏佳人感激许身.....	(30)
第 四 回	妒妇巧偿苦厄 淑姬大享荣华.....	(44)
第 五 回	逞凶焰欺凌柔懦 酿和气感化顽残.....	(58)
第 六 回	违父命孽由己作 代姐嫁福自天来.....	(72)
第 七 回	遇贤媳虺蛇难犯 遭悍妇狼狽堪怜.....	(86)
第 八 回	施鬼蜮随地生波 仗神灵转灾为福.....	(99)
第 九 回	倩明媒但求一美 央冥判竟得双姝.....	(112)
第 十 回	从左道一时失足 纳忠言立刻回头.....	(125)
第十一回	联新句山盟海誓 咏旧词璧合珠还.....	(137)
第十二回	埋白石神人施小技 得黄金豪士振家声.....	(152)
附 录		(165)

第一回

假必正红丝夙系空门 伪妙常白首永随学士

五百年前，预定下姻缘喜簿。任从他、貌判妍媸，难逃其数。巧妻常伴拙夫眠，美汉惯搂丑妇卧。何况是一样好花枝，愈不错。贵逢贱，难云祸；富逢贫，非由误。总归是月老作成缘故。高堂纵有不然心，子女却、毫无憎恶。又何苦去违拗天工，生嗔怒。

姻缘一事，从来说是五百年前预定。不是姻缘，勉强撮合不来；果系姻缘，也再分他不开。尽有门户高低悬绝的，并世有冤仇的，一经月老把赤绳系定，便曲曲弯弯要走拢来，这叫做“姻缘姻缘，事非偶然”。

明朝成化年间，湖广武昌府江夏县有个秀才，姓曾名粹，号学深。他父亲曾乾吉原是举人，和母亲庄氏只生得他一个，自然是爱如珍宝，不消说的了。他五六岁时，有个相面的，相他后来该娶尼姑为妻。曾乾吉和庄氏都道这相士随口喷蛆，全然不信。那曾学深聪明绝世，读书过目不忘。十四岁入了学，十六岁就补了廪，各处都知名，晓得他是个少年才子。又且生得如傅粉何郎，异常秀美。却是作怪，与他论婚，再也不成。你想，这样一个潘安般的少年才子，又且父亲是孝廉，家计也算厚实，难道这些拣女婿的，还不肯把女儿与他么？却不是曾乾吉心里不合式，便是事已垂成，那边的女儿生病死了。曾乾吉只此一子，急欲与他联姻，见这般不凑巧，未免纳闷。却又因他年未弱冠，也不十分在意。

却说曾夫人母家在黄州，去武昌二百里，还有母亲，已七十多岁。向因路远，自己不能时常定省，只差家下人到彼探望。今见儿子大了，便对他道：“你外祖母处久不通音信，我在先只令下人去问

候，却不能把老人家近来细底情形告我知道。你如今年已长成，可与我走一遭去。”曾学深便收拾了一肩行李，叫家僮阿庆挑了，来至江边，雇了一只船，取路投黄州来。

到了码头上，登了岸，阿庆是时常打发他来，认得路熟的，便一径来到庄家。那曾学深的外祖母是于氏，外祖庄培荣曾做过江西九江府知府，没已多年。母舅庄德音，原任南直句容县知县，因告终养在家。当下于氏老夫人和庄德音见曾小官人到了，合家大喜。彼此问了些近况，便唤家人打扫一间书房，令他安歇。曾学深次日便回家，于氏老夫人和他母舅那里肯放？于氏老夫人道：“外孙，难得你到这里，我有好些说话要问你，却一时想不出。你且在这里歇下半个把月，才放你回去。”曾学深只得住下。

那时正是暮春天气，黄州地面景致甚多。曾学深日里同了表兄弟们各处去游玩，到晚回来，却和于氏老夫人说些家中闲话。从来外婆见了外孙来家，说话最多。他家有几个菜瓶、几个酱甕，也要问到的。这且不表。

一日，曾学深同着十二岁的小表弟在一个显圣庵里游玩，那庵是女庵，有好几个尼姑在内焚修。他两人游玩了回来，将次到家，遇见邻家一个张老妈妈，问他表弟道：“小官人，今日陪了曾相公那里顽耍？”那表弟答道：“方才在显圣庵里。”张老妈妈笑嘻嘻的道：“小官家不会顽耍。我黄州有两句口号道：黄州四翠，少者为最。怎不陪了曾相公去看看？倒去那显圣庵里去。”曾学深听了，问道：“老妈妈，怎叫做‘黄州四翠，少者为最’？”张老妈妈告道：“我黄州南门外，离城五里有个观音庵，也是女庵，那里有四个美貌的尼姑，因此有这句话。老身不过和小官人取笑，这地方却是相公们游玩不得的。”曾学深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听了这话，回到外婆家里，心中想道：“既有这个去处，我明日去走一遭。却不要同表弟兄们去才好，省得被人知道。”

次日天明，吃了早膳，没人在前，他便独自一个走出墙门，一径望南城而去。问到观音庵前，只见约十亩大一个池，弯弯地抱着那庵。沿池都是合抱不交的柳树，绿荫正浓，有几个黄莺儿在叶底下

弄那娇滴滴的声音。飞下柳絮到水面上，小鱼儿就来拖牵扯扯。曾学深看了，心中悦畅道：“不要说别的，只这景致也就不同。”见那庵门闭着，便轻轻敲了两三声。里边走出个七十多岁的佛婆来，问道：“那个？”曾学深道：“是来游玩的。”佛婆便领他到大殿上。恰好四位尼姑在那里做法事，都是戴发修行的，一个个都生得标致。一个约年三十左右，一个有二十四五，一个二十光景，只有一个小的分外可爱，但见：

眉似远山衔翠，目如秋水凝神。漆般黑青丝压鬓，雪样白粉脸含春。樱桃启处，佛经卷卷出佳音；玉笋抽时，法器般般作妙响。若非刘阮山中见，定是襄王梦里逢。

曾学深见了，不要说是魂消，连魄也都化了。等他们法事完毕，与他逐个个打了问讯。众人都去烹茶洗盏，只留这小的在殿上陪客。见曾学深不转眼的看他，便把头来低了。曾学深问他：“青春多少？”答道：“一十六岁。”曾学深又问他：“俗姓什么，是何法号？”答道：“姓陈，法名翠云。”曾学深便戏他道：“好奇怪！小生恰恰姓潘。”只见他玉容泛赤，立起身漾漾地走了开去。

不多时，众尼送出茶来，又捧出十多盘子果品来款他。曾学深向众尼一一问他姓名，那三十左右的答道：“贫尼叫白翠松。”指着二十四五的道：“这位梁翠柏。”又指二十岁光景的道：“这位盛翠岩。”便问：“相公高姓？”曾学深不好说与他真名姓，便顶着上文来道：“小生姓潘。”白翠松道：“听相公口音，不像是这里人氏。”曾学深道：“小生家里原在武昌，因慕黄州景致，特地来游。”众人言来语去，却再不见翠云出来。曾学深忍不住问白翠松道：“还有一位小姑娘，缘何不见出来？”白翠松笑道：“这鸦头是怕生人的，因此避过了。”曾学深又闲话了几句，便起身作别。白翠松和梁翠柏两个留道：“请在小庵奉了斋去。”曾学深推辞道：“有朋友在寓中等候，不好耽搁。”白梁两尼又苦苦相留，曾学深只是要去。两尼送他到门外，白翠松嘱道：“相公倘要见翠云这鸦头，可于明日傍晚到来。”

曾学深回到外婆处，于氏老夫人问道：“外孙，你半日在那里？却令人寻你不见。”曾学深扯个谎道：“今日偶然出去左近闲步，遇

着个同学朋友在这里课徒，扯去闲话，因此违了慈颜。他还约明日下午到他馆中，代他做个寿启，却又是没推托的。”于氏老夫人道：“难得你这等青年，便人人慕你才学，我听了也快活不过。”

次日中膳后，曾学深去见外婆，只说是到那朋友馆中去，今夜不及回来，家里不必等候。说罢，便又出门望观音庵来。只见庵门虚掩，便推将进去。走到大殿上，白翠松和梁盛两尼陆续都见过了，却只不见翠云。曾学深心头惶惑，好像不见了什么珍宝一般，却又不好就问。众尼当下整备蔬菜款待他，曾学深道：“千万不要费心，若是这般，小生就去了。”众人不听，却也不见曾学深肯去。白翠松邀他到自己房里用斋，曾学深欲待推辞，却被他和梁翠柏两人拥了进去。让他朝南坐了，白梁两人坐在横头。盛翠岩却早走了开去，再不见来。白翠松斟酒来劝曾学深，曾学深也回敬了他两个。曾学深忍不住问道：“陈姑今日缘何不见？”白翠松道：“他还怕羞，少不得要来的。”饮了几杯，天色渐昏，却只不见陈翠云到来。曾学深只得立起身道：“天已晚了，小生且暂别，明日再来。”白翠松一把拖住道：“且再坐坐，我去捉这鸦头来见面便了。”曾学深便又坐下。白翠松道：“相公要见翠云，却要依我一件事。”便把酒来斟下三大杯，道：“相公饮这三杯，尽了贫尼相敬意思。”曾学深酒量本来不高，又已吃过些，有些来不得，却因要见心上人，不敢推辞，把那三大杯饮干，已有些醉了。只见梁翠柏也斟上三大杯道：“相公也收了我这点敬意。”曾学深告道：“承梁姑美情，小生焉敢不领？但来不得那急酒，不如等见了陈姑吃罢。”梁翠柏笑道：“相公见过了这鸦头，那里还有工夫吃我的酒。这却定要先奉敬的。”曾学深没奈何，只得接来勉强吃下，不觉大醉，两只眼睛合下来，身子都坐不定了。白梁两人便去关了门，扶他到床上，替他除去衣服，把他暂做了一夜《孟子》上有一妻一妾的“齐人”。

次日天明，都走起来，曾学深晓得他两个的作为，是再不肯把翠云与他见的了，便告别了要回。白梁两人留道：“住在这里，今日包你见翠云便了。”曾学深知是哄他，便托词道：“我日里在此不便，不如去了，仍旧傍晚来罢。但是今晚却要把翠云我见的。”便出了庵

门，望外婆家里来。

他一个瘦弱书生，被两个壮年尼姑缠那一夜，觉得十分疲乏，不敢再去。却又不能忘怀那翠云，便只说自己喜欢独自一个闲玩，日日别了外婆和母舅出门，却便到观音庵左近去探望，要等白梁两人出去了才进去。一日傍晚，看见白翠松和个少年出庵，一路说说笑笑去了，心下想道：“他去了就好了，只梁翠柏一个，我也不怕。”即便走进庵去，把门叩了两下。却是盛翠岩出来开门。曾学深假意问道：“众位姑姑都在么？”盛尼答道：“白师兄方才出门，想要明日回来。梁师兄这两日也不在庵。”曾学深见说，心中大喜，便道：“烦姑姑领小生见陈姑一面。”翠岩便引导他去，却另是一所院宇。来到那房前，翠岩叫道：“翠云，客人到了。”只听见呼的一响，翠岩微笑道：“闭了门了。”曾学深立在窗外，意欲说话，却碍着盛翠岩在旁，不好说得。翠岩见他这光景，便走了开去。原来翠云虽在这个庵里，却和盛翠岩都是“女慕贞洁”的，因此两人最说得来。翠云常想，自己这般美貌，在空门中怕有人欺侮，终非了局，思量择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嫁他。前日在殿上见了曾学深那表人材，也颇动心。闻得翠岩说他为了自己，明日又来，却被白梁两人灌醉了，两个对付他一个，心中好生不忍。这番听得他来，虽是把门关了，也想和他说几句话。却早听见曾学深在窗外说道：“小生有句话儿要对小姑姑讲，望把门来开了。”翠云在窗格内张见翠岩不在，便隔窗回答道：“这里不是郎君游玩地方。翠松、翠柏都只借我来勾引郎君，若然再来，性命不保了。小尼在这里也非了局，原要抛去空门，做那女子从人的事，但是像白梁两人这般行为，宁死不学他的。郎君快请回罢！”曾学深听了这几句贞烈的话，越发爱慕，便又道：“小姑姑这般贞烈，难道小生敢来败坏你名节？但小生自见了尊容，不胜企慕，既小姑姑有从人之意，小生也并未联姻，不知可肯俯订终身么？”翠云想道：“前日只见得他的相貌，今日又听他谈吐，看来不像个薄倖的。错过了他，再要择人却也难了。”便接应道：“既蒙郎君垂爱，小尼情愿相从。但我师父从幼抚养，甚非容易，须将五十金与他为老病之费。小尼当在此守着郎君，望郎君勿负约也。”

原来庵内还有个老尼姑，八十多岁，病废在床，因此有得白翠松、梁翠柏这般放荡。曾学深听见又能念他师父，不忘其本，实是个好女子，益发不舍，便道：“小生敬依尊命便了。小生倘负了小姑姑，皇天在上，他日死无葬身之地。”翠云见他罚咒，也便立誓道：“过往神明，我陈翠云倘背了潘郎，死去就落十八层地狱。”曾学深正要和他辨明自己的真名姓，却见翠岩飞跑进来道：“白梁两人不知为什么都回来了，相公快到外厢去罢，不要累我和师弟受气。”翠云也在房內着急，顾不得羞，开门出来道：“三师兄不要领郎君前面走，我和你送他出后门去了罢。”翠岩道：“也说得是。但你一向不惯接送的，不要破例，我自送客罢。”翠云自觉害羞，便缩住了脚。曾学深见生人在旁，也不好兜搭，便和翠岩出了后门，自回庄家。心中想道：“他闭了房门，不容我见面，这是他做女人的正理。到得订了婚姻，听说白梁两人回庵，便火急开出来，要破例送我，这是怕我再被淫尼纠缠，致害性命的缘故。想翠岩还只猜是他怕受白梁两人的气，却那里知道佳人爱我的意思。”当夜想一回，快活一回，竟学了孟夫子的“喜而不寐”。

次日早饭后，正要再出城去，守个机会进庵，却见家中打发人来说他父亲感了时气，病势沉重，追他回家。曾学深听了着急，那里还有心情寻花问柳，连忙收拾行李，别了外婆母舅，星夜赶回家中。走进去看他父亲时，已自不能开口。见儿子到面前，只垂下两行的泪。曾学深心如刀割。此时正是中午，守到黄昏时分，曾乾吉竟赴了“修文之召”。曾学深放声大哭了一场，便料理殓殓，设了灵座，和母亲在家守孝。这是不消说得的。

日月如梭，早已断七。曾学深哀伤渐减，便就想起：“翠云在观音庵和白梁两个妖尼同住，想他度日如年在那里，我怎的作早弄他出来方好。”原来庄夫人治家极严，曾学深有这心事，却不敢令母亲知道。就是日常用的银钱，打从曾乾吉在日，便是庄夫人一人经手，因此连这五十两头，要曾学深拿出来也觉费力。他正日日在家纳闷，却又有那班贪到手媒金的与他作对，要替他作伐，去对庄夫人说。庄夫人和儿子商量，曾学深不敢说出观音庵的事来，但道：“孩

儿尚在服中，如何好议亲？”庄夫人也就把他话来回复那做媒的。可笑那做媒的利心重了，回头不去，却又对庄夫人说：“夫人只此一子，联姻如何迟得？况现在不过说定一句，行盘送盒，原可等到除灵后的。”庄夫人道：“也说得是。”便唤曾学深来，说与他知。曾学深道：“总要除了服做的事，却何苦多今日这番周折？母亲还是回头的是。”庄夫人不觉焦躁起来，道：“起先我只道就要行聘，因此踌躇，怕有不便。如今不过先定一句，原等到服满行礼，这也算极妥的了。你却又道多什么周折，难道我做娘的出不得一分主意么！”曾学深见母亲动气，便又转一肩道：“不是孩儿不依母亲分付，却因另有一段情节。孩儿前日在黄州，外祖母要与孩儿联姻陈姓，实系孩儿所愿，适值父亲病重，追了孩儿回家。初丧时节，孩儿那里还说这话！就是方才有人来作伐，母亲唤孩儿商议，孩儿总因这件事不是此时说的，因此未曾告诉母亲。既然母亲急欲定夺孩儿姻事时，孩儿意思要再往黄州探听消息，倘或那边不谐，便另议婚。母亲道是何如？”庄夫人道：“也罢，既是如此，我也正想遣人望你外祖母，你可即日就与我黄州去，却等你回来定夺姻事。”

曾学深见说大喜，即便把行装收拾起来。却又踌躇道：“没有那五十两头，空手如何做得成事？”便对他母亲道：“母亲，万一那边成得来，外祖母要就那边缠了红也未可知，带得些银两去才好。”庄夫人道：“拿多少去呢？”曾学深道：“孩儿意思带一百两在身边，可以省得些，原拿了回来的。”庄夫人便去取了银子，递与曾学深道：“银子自拿去，倘成功得来，对你外祖母说，可以等到除了服缠红为妙。”曾学深道：“孩儿晓得。”接了银子，便又叫阿庆跟着，催只船来到黄州。心中想道：“我若先到外祖母处，却有许多不便。不如先去会了翠云，相机行事的好。”便把银子揣在怀里，叮嘱阿庆：“且在船中等候，我上岸去走走，才回来带了你们去。”阿庆答应了“晓得”。

那曾学深独自一个来到观音庵前，此时已是深秋天气，沿池的杨柳都已枯黄，一阵风来，那些叶儿渐渐霎霎乱卷，池里水也退得见底，庵门却开着。曾学深步入去，但见满庭荒草有二尺多长。来

到殿上，不见半个人影，也没有桌儿凳儿，佛台上灰尘积有三寸。心中想道：“好作怪！我半年不到此，怎就这般光景？”便又寻到翠云住的地方来，却见他做房的那间，门都没有了。走进去时，扑面的都是那蜘蛛丝。曾学深此时好不心酸，却不知道是甚来由。要寻个人问问，直寻到厨房下，见那七十多岁的佛婆，擦着昏花眼儿，在那里缝他这领破棉袄。曾学深忙问道：“佛婆，为何你庵里弄得这样子？众位姑姑何处去了？”佛婆道：“相公尊姓？”曾学深道：“小生姓曾，是来寻陈姑的。他如今在那里？”佛婆去掇条板凳来，道：“相公坐了，待老身告诉你听。先前我庵里有五位师父，今年五月内老师父去世了。那四位都是他徒弟，一个姓白的和一个姓梁的都还俗嫁人去了……”曾学深接口问道：“那陈姑呢？”佛婆道：“他却有志气，见老师父死了，白梁两个又还了俗，便和个盛师父——与他一般冰清玉洁的商量道：‘我两个这里住不得了，不如另寻个地方修行去罢。’”曾学深道：“他却往何处修行呢？”佛婆道：“闻得他在城北，不知什么庵观里。那姓盛的却全没有下落。他们都去了，只剩老身一人在此。这庵并没田产，常住里东西又被白梁两个拿完了。老身又是七十开外的人，看管不来，因此弄得这样荒凉。”曾学深听了，想道：“他既晓得在城北，却又不知道在什么庵观里，这怎么处？”便又问道：“佛婆，你不晓得陈姑在城北什么庵观里，可另有晓得的人么？”佛婆道：“老身也不过是他临去的时节，听得自言自语，说是往城北，却不晓得可另有人知道他的。”

曾学深见说，别了佛婆，走出山门。来到停船地方，叫阿庆搬起行李，寻个饭店歇下。对阿庆道：“你看守着行李，我不能够就到庄家，另有事情去办了来。”走出店门，竟往城北，逢着庵观，便行打听。一连数日，并无一些影响。曾学深忍不住眼泪纷纷，心中想道：“他既和我订了终身，怎么不留个口信在佛婆处，好令我知他下落。莫不是有些翻悔了？”却又想道：“我前日听他言语，是个有主意人，那有对天立誓过了，却又变卦的理？”心中疑惑不决。没奈何回到饭店里，叫阿庆挑了行李，往庄家去。于氏老夫人和庄德音见他到来，殷勤相待，这也不表。